



10002

寓林集卷之五

武林書院藏

序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稽叔夜論神僊家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嘗疑其言若爾則世傳薰染練脩之術何異塵飯不可服食又少時習腐生言稱宣尼動樂靜壽之論往往卜于靜不悟夫形靜而氣動動育而靜行故金石有時而敝陵谷有時而遷而寒暑之息綿連如

寓林集

卷之五

環無有窮期則是氣爲動籥動爲壽樞其理居擅其勝而論者偶未發也王喬羨門其人世不目見無可爲信壽命之士去神僊家不遠有足以證斯說可以無爽則鹿門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幾七十時汝亨與憲寵得昆弟薦卿父事先生而拜堂下逮于今又廿餘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鴻騫虎視馳驟當世之氣雖不盡覩然讀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蕩譬則河漢也自起家名進士令雲陽以至雋夷西粵備兵北趙其卓異之勲慷慨雄宕之略又譬則川瀆

漑而山嶽撼也。今其賦閑居老蒼雪上且垂睨尚父
拍肩鬻熊氏之日將無劬勤而抑情念強涉希靜之
塗先生不然也不史漢莊老則陸博棋奕不賦詩校
私則持籌課業不賓客談諠則林園徜徉不多飲飲
輒醉不耽臥臥輒安其嬉咲怒罵或煖然如風無停
陰而轟然如霆無墜陽其精氣無片晷駐不告匱乏
其耳目肢骸筋肉無一日放廢而不勞任性所赴與
萬物作外不束事形內不畱機械曉靄之念醇白之
腸日詡日鬯日用日不竭其猶戶樞流水耶一闕一
富林集

卷之五

二

閤動而不括一往一來和而不滑先生于天地間豈
非所謂得動者籥而壽者機乎不幾于叔夜所稱受
異氣稟自然者乎此豈在黃金白石間哉期願以上
吾不知其所止也若先生諸丈夫子俱名才而繩繩
足託不朽曾玄蘭芬玉潤酣詠千秋之樂客有道之
者矣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肅皇帝四十一年壬戌臨軒顙俊帝賚少師申公擢
第一明年癸亥今皇帝生甲館畫室又十年卽位

又三年爰立作相遂宅百揆又十有四年謝政歸又十年遣京朝官存問賜養牛上尊酒故事大臣八十存問時公年未及格蓋天子思公擁護定策功報成事也又三年公七十自禁庭節鎮簪筆秉鉞臣下暨山林耆艾魁壘之士咸雕繪文詞以介公三壽猗歟休哉今又十年所八月望後一日爲公嶽降之辰蓋公之解相印爲香山洛社之遊已二十三年矣而永壽難老朝野注望今古未有也先期閣臣疏請曰舊輔申歷事三朝學爲帝師功著社稷夙夜黃

閣十有四年優游綠野又二十有三年今耄矣天祚我皇篤此耆老謹按先朝太傳文正謝太保文貞徐皆以八十蒙恩存問臣等謹奏故事皇帝曰俞我少師耄哉朕懷典刑其賜大紅蟒衣一襲拜白鏹文錦羊酒以問朕舊學之臣其遣官敬致朕意於是位在咸勸天下公卿大夫士復作爲文詞以祝公無疆之壽而小子汝亨與太僕君孝廉君有夙好曾再拜望公顏色與賓筵敢自附門下士之末上獻蕪詞仰祈大斗恭惟少師勲滿天地道叶神人冲氣靜理

穆穆迺衡沈幾嘿定佐萬曆無疆之休暢和沃醇錫
四海平康之福信如陸文定王文肅所稱業已輝煌
金石爛煬千古至矣不可益矣小子汝亨敢贅一二
大者焉當江陵之斷擊也朝廷忠諫士咸卷舌去公
執政首擢餘姚趙端肅爲御史大夫而前此忤相君
見中者始彈冠至矣他如瓊山海忠介峭直被廢公
遽授少宰尋長御史臺今兒童婦女盡知忠介名臣
而不知公所推轂也當是時起用舊人賢者始盡朝
廷清明邊陲寧謐上自壬人準夫下及綴衣趣馬庶

常亞旅阪尹之屬人人有以自效百官得其職萬民
安其理而天下已治矣顧惟元良未貞天子深居
法宮未臻上理而公獨膺元旦名對煖閣驪洽無間
今太子而下摩娑膝前公稽首嘆頌吾君有子于
是溫文岐嶷默啓帝意宗社無疆之計于是遂定公
因謂自此天下長無事而老臣亦可乞身強健以遊
泳聖明之世矣當是時一二聒聒起信險膚譏公不
能招綺季伏青蒲歌黃瓜臺公笑受之不啻不敢舍
怒而孰知十有餘年之後天子特恩煖閣對下詔

蚤建不忘報成事于公也哉嗟乎金滕啓而姬旦之
節明溫旨宣而我公之忠著千載一轍矣今使者啣
命在途公擁護定策之功當更厯天語且伺公神
氣飲食詔大行奉帛加璧安車軟輪迎公平章軍
國重事且詔大常肄湛露彤弓以遲公之至公雖欲
以香山洛社相羊自娛豈忍曰厥基永孚與遇佚前
人光皆君王自爲老臣在家不知哉昔太公望七十
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女邑姜生子誦是爲成王九十
始封齊文潞公年九十名爲平章時唱進士名侍立
寓林集

卷之五

五

終日仁宗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不去蓋星辰
河嶽之氣是降是篤其壽考福祿有不可以恒理論
者我公報荅天子益道揚肅皇帝丕顯休命當
如兩公矣其他如裴晉公度呂文穆公蒙正韓忠獻
公琦李文正公昉雖皆以盛德偉功再入中書而有
乖平格小子汝亨未敢槩引以介公三壽也

壽鄒南皋先生七十序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 先皇帝麻冕黼裳由賓階墜
受 神宗末命已出在應門之內咨羣臣務求舊德

於是南皋先生起家卿大理。上自公孤百執事。下及海隅蒼生。僉曰休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則又曰先生家食三十四載。一旦膺皋陶之命。象刑其明。蠻夷率服哉。則又曰天子無遺壽考。稽古哉。稽謀自天哉。天其命哲哉。於是前吉安守祁君承爍謂汝亨宜爲先生賀。汝亨曰先生奪山林之樂。經營天下。克艱伊始宜賀。聖主得賢臣宜賀。萬邦百姓得霖雨宜賀。社稷有熊羆不二心之臣宜賀。群公卿士考德問業者有所依歸。不宜爲先生賀。雖然先生以懸車之

年安車甫迎。是天將錫先生以難老。而盡登斯世於仁壽也。請爲先生壽。詩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非私之也。蓋君子有豈弟之德。非壽考則無以究厥施而承天意。故周公論殷家保乂之臣。有若保衡及其子陟。臣扈。二巫甘盤。而歸之天壽平格。以此哉。召公畢公俱從文王起西伯。然亦逮事康王。故康王稱畢公。滿亮四世。而召公當康王之世。以太保率群臣受同秉璋。登降再拜稽首。蓋天方篤周。故二公之神明精氣。有非尋常老人所可及者。求之今日。則先生其人

也。亾何。先皇帝相繼賓天未及展先生之用論者。嘆先生遇猶未遇。不知明良之合與天人精氣之感。其機甚微妙而不易識。今天子冲齡訪落薄海內。外方拭目神聖舉動以翹首太平之業。而先生遂翻然入朝。與二三元老弼違。將美領袖群賢爲安社稷。綏四方之計。而貽無疆之休。然則先生一身天篤之。皇祖神宗老之而。先皇帝特形求于野以付。今上格人元龜。謂殷家之保。又六臣與畢公之弼。亮四世先生與之揖讓。千載上可也。彼世之腐生影響性命之理。與方士所托喬松偃仰之術。何足爲先生誦乎哉。祁君曰善。請書以爲先生壽。

壽李本寧先生七十序

萬曆丙辰九月。京山李先生開七帙。春秋海內名公碩卿。下及巖穴綴文之士。莫不工琬瓊。敷麗藻。旣已窮文章之理。而極頌禱之情矣。於時舊史官焦弱侯氏謂予曰。李先生子之所嚴也。而子之文。又先生所愛重也。其圖焉。予因而追數。自爲諸生時。聞天下有李先生者。今之太史公也。及按察吾鄉。得拜先生於

堂下又十餘年爲郎南曹而先生思頴之志適成自
楚來卜居予得奉杖屨與古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遊
茲以雕蟲小伎遊鶩龍門之趾予將托先生以不朽
矣嘗試論之明興二百五十年已來其間以文章鼓
吹一時者西有北地東則濟南是皆參秦駕漢鞭笞
八代者也然後之作者猶有謂北地古而踈濟南古
而棘夫人之年壽福澤未有如其文者也以兩公
之才而不免於踈與棘雖未敢據爲定論而高不已
或涉於踈琢不已或入於棘理亦有然者且其蘄絕

崖異不可一世之意挺爲風節振起爲文章旣已享
大名踔厲當世造物不忌完乎今之尊先生者以爲
百年三李代興鼎立不知先生之文貫串馳驟浩瀚
淹博編明珠而綴羣玉略無折腰齟齬之態捫胃擢
腎之苦有非兩公所同者此正期頤之符而說者徒
見遐齡中算齊驅異至特以爲有幸有不幸豈探本
之論也哉且謂先生弱冠登朝翱翔中外者幾五十
年而官不登於鼎鼐才未展其絲綸以爲幸中之不
幸是又不然夫年壽福澤猶物也而載之者車也載

看此詩法
文不顯見
高反見
三五通

勝於物故克樸速而微至物勝於載輪匡載蔽而敗
耳今先生之車不媿國工矣而不極其載此記所謂
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者而奚取摺
摺焉以身為天下役也予嘗攷先生筮仕之籍矣起
翰苑而登黃閣者凡七人彼皆極其載者也然而思
慮焚其中謫譽劓其外既已盡化為古人而社稷之
功亦少概見獨山陰矯矯有玉立鳳翔之概然孰與
先生之述作為千秋大業也哉弱侯氏曰子之言信
而有徵足以為先生壽矣若夫蘭臺駿烈棠樹休風
寓林集

卷之五

九

愛人養士道大德充海內文墨之彥洵必有能縷舉
以觴先生者子又奚贅乎於是相與造先生之館下
再拜而奏之

沈觀願先生六十壽序

觀願先生邁鴻漸之翼為海內名賢大夫某固願一
望見承下風而又竊疑先生且宏濶高邈未易當也
蓋在巳丑偕二三子幽棲西山而先生棹小艇率其
仲子受書而儼然辱焉于是某得逡巡而進先生先
生退然如不勝衣言斤斤不出口冲然嶽立而風舉

若令人人可卽而親也者而某遂時時過從先生亦
謬收余狂簡呼小友相往還飛來泉石間而竊有意
矚先生先生恒宴如一室中闕若無人抑時出而婆
娑丘壑微詠風雅而間與域外之士高談名理靡靡
玉屑或祇園禪伯持金剛楞嚴圓覺祕密之旨偏禮
問訊先生或不語或出片語令得心醉去而絕不以
辱世之俗士之駕然世亦莫之跡也夫世之縉紳先
生其賢者翱翔王路稍有所表見歸而高自標譽令
人不可近或意有所鬱結不得行其志非恣睢詩酒

寓林集

卷之五

十

則托而逃之玄禪以自詭而所至車跡馬塵仍蝟而
集先生既出其餘以爲當世用而卽翩然歸來乎以
其精自用冲然退然深其藏於泉石之間而不以蒙
世之塵埃世竟莫之跡如某所耳而目之者始杜德
機焉茲其於神也全矣夫方士談神僊黃冶變化近
貪癡之術不可信所稱至者練氣槁形爲長生久眎
而已然氣有時息形有時敝惟神也清淨恬愉與造
物游其中不緇其外不疲無涯之域結爲春秋其爲
年也不可以數計而籌算此有道者之所自致某所

爲先生詠考槃而頌岡陵也行年六十其猶嬰兒乎
若夫宦跡所嚮勁節鴻猷出入於海內士大夫之口
者纍纍而在而孝弟廉潔長者之行其族黨閭巷能
稱之則先生之所謂小知小年也某無庸緩頰矣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起諫職爲翰林學士遂登二府然思頴之
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
迫有志于強健之時而未遂于衰老之後蓋是時年
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之前優游琴酒上下

萬林集

卷之五

十一

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有十倍于歸政之日者
矣此子瞻所謂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
得保身之全也華容孫先生鵬初氏以館職知諫院
爲時名臣忤政府意一時被放者三十餘人而先生
獨蕭然自得以著書爲樂將二紀于茲矣秉銓者思
得社稷臣往往搜遺逸求故舊先生之名旣以聞于
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卽用過論者以爲道之
將廢孰知消息之數治亂之候固自有待而達人
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爲諫官也海

內多故元良未貞黃河以南大旱而島夷鳴張求貢
有窺中國意先生諍甚力先生之功名已著顯于社
稷而始忤宰相以去雖經綸多所未竟而貞白一念
自許以許國固已無憾矣方今朝堂紛爭玄黃血戰
凡居銓衡臺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祿榮名所以
多禍患而漸失養壽命之原也夫紛華馳騖爲性之
孽恬愉安靜得壽之理先生優游林壑高吟著書有
閒居之樂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淺而天機深古之
真人所以恬神養年也今先生甲子一週期願無算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二

始基之矣公子武選君轂沉毅有大略畱心世務與
子敦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大節爲詳山中曝書
畫偶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讀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
然于爵祿榮名之外者故敢以子瞻之所以賀歐陽
少師者賀焉

從心篇爲太僕吳先生七袞壽序

蓋聞天有生德人抱靈器自少而壯而老自昏且而
百年而萬古凡夫之所詮羣聖之所證疇非心之爲
契哉是心非血非肉非氣魄智慮謀略虛明沕漠與

孩同赤與天同體吾人之從心也從天也如子從父
臣從君無之非是途之人皆然奚俟孔子人生而已
然又奚俟七十而以孔子大聖自十五志學而至七
十始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嗟乎微哉彼凡夫以血肉
當之追欲逐嗜薰灼聲色攻取名利不足深惟卽當
世號爲奇傑卓朗之士而挾理以爲尊倚見以拒物
以一切氣魄智慮謀略睨萬物而籠宇宙則猶有霸
之心焉世路之不平也聖學之不明也久矣又何言
乎某不敏未聞至道獨以是觀當世賢者則未有如

吾安節先生者矣先生少壯時某恨不及見獨先生
持繡斧按江以西時時得承開霽奉指授所提衡風
教膏沐三楚之吏民醇如也藹如也先生故從高豐
二邑高等入拜御史臺按部之日去高豐若而年孔
邇之懷猶新也已還 朝歷臺事會大計京朝官先
生掌之若鑑虛而準直除奸剔墨不遺餘力而所錄
瑜瑕瑕若海谷凡前後所條奏皆 社稷至計端人
正士之標的與學術理衛得失興亾之源其疏具在
非以爲名也先生頃陟回卿晉冢卿且不遠其所爲

祀稷端人與學術理道本源之慮無日不穆然咨嗟
從中主持而斡旋之人微窺先生之任而又非以爲
任也蓋先生從事學問而澄懷證道非一日矣某不
敏獲侍宮牆窺先生淵源所由誦法孔子而以脩悟
雙詣爲聖功以王陸爲明牖以程朱濂洛爲實地當
世則以鄒爾瞻頌叔時諸名公爲規家庭則之矩允
執父子爲師友其道自身而家國自酢酬而助勸隨
念所至應物而作氣平而智恬情親而慮澹行年七
十猶未孩之赤也以是而遽擬先生於孔子何敢先

萬林集

卷之五

十四

生試自觀其心我從乎從我乎必有默然而投恍然
而不自却者已夫從我者與人爲徒也我從者與天
爲徒也天人之間非小子某所能測識抑眎夫當世
奇傑卓朗之士欲以氣魄智略睨萬物而籠宇宙豈
不有逕庭焉則 朝廷之粹德天下之和氣士君子
之大道所藉先生之鼎爨而衡平之者遠矣鉅矣先
生之爲千秋無窮矣

少司徒采山方翁八十壽序

某聞易之道乾坤合德則體天地通神明而老氏書

獨致柔篤靜曰靜勝熱柔弱者生之徒若割易之半而食德于坤不知夫用九之不爲首卽用六之永貞大盈若冲而用不窮至道之真天地之大常而世人不喻也汝亨竊幸從友人汪長康遊而得稱述其舅氏司徒方翁其古之有道至人耶夫才士急名而驚進趣卽羞言脂韋有貴人倒屣虛左謬爲恭亦不難樞衣赴之如流水方翁起家庚戌時才名藉甚會分空柄國百方引致之金門石渠可坐而得翁恬自若曰吾不能因人熱以是遂見忤出知東平州東平劇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五

州車馬驛騷最苦翁進士高第無外補法又素尪羸不勝冠蓋困翁也而當事者才翁洞其故檄州倅代辦事翁寂鍵澹慮臥治之已而霍然起翁自言生平骨強固神王倍往日則東平之以也亾何轉南計部識者已謂翁官不酬品而李公某起太宰時道出東平供具輿隸不稱意怒不懌部使者望風捕無影事覆按之太宰卽別銓計部郎代翁翁默不言飄然歸家食者兩年亦恬自若迨太宰若部使者交敗事白復除計部郎于是翁峻望嶽立當世望翁如松風霄

鶴表表埃壒之外無不人人推轂翁者歷藩臬司開
府鄖陽晉南戶部侍郎總督漕政所過厚貯德而不
爲德廣樹功而不爲功當世無不倚重翁而翁時冲
如也卽今行年八十矣以璋溪當泌水以耆園當香
山洛社冠纓若委蛻郡邑城市若客旅而翁恬自若
者如一日亾問它塵俗事以翁嗜讀古人書嫻文辭
天才所至與太函弇州比絜作者之場詎非不朽盛
事哉而翁且不以是敝敝焉雕性而滑其神則翁所
靜翁而冲用之者何如也夫宇宙至大富貴而堙沒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六

者何限假令當時揆藻立節之士得翁一班已足表
當世而著春秋翁挾何術而兼用之用乃不盈哉要
以病得柔以柔得靜以靜得強易之用老氏之旨翁
之所退藏深矣長康又爲余言方翁居長安年少骨
立時偕同籍諸君逢相人問年相人不以年予壯者
獨曰之人也可以耄可以期願是福壽無算者也然
則唐舉許負之術固有與道合者耶今翁神彌王
主上下曆永永顧問元老袒割而乞言翁其能以所
退藏者自餘而不推以爲治世壽羣生之用則翁所

爲大年者尚未艾也長康蹶然喜曰子之言于道近於吾舅氏不溢請書之爲舅氏頌

知命篇爲祭酒劉幼安先生五十壽

夫天人之分形也久矣天靜墨淵寂何求人知凡人
有生以至有作芸芸擾擾習氣紛起則胡以應天合
體與相諧契而聖人之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自十有五志於學而馴之五十乃自信以爲知
天命繇斯以觀天固日行乎人之中如水之行魚魚
自莫喻人亦無息無處不惟天是命若臣稟君子從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七

父東西南北無之而非是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
見天之所爲不可以人涉也凡人違天而從人人非
其人而去天逾遠豈惟妄庸愚癡五濁沈之七情徙
之千路萬徑以岐之卽有蓋世之才彫落天地之智
苞絡萬古之學而有所謂才智與學橫乎中而踞物
之上此皆以人役者也甚哉知之難也然而歷人之
不盡則所謂天者不可見自性之不立與命終隔究
亦恍惚影響而不相入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非
周之忠臣今之橫視高譚者往往而似春秋所以大

一統而賤五霸也。聖人當志學時所學何物而必待五十乃云知命。夫命豈本初所不載而聰明學力之可以驟至者哉。不佞亨蓋所謂妄庸愚癡者也。少年以書生之業窺其旨于文字間。已稍有所奮發從事乎學士先生之所服習。而當世所謂才人智士間亦與之相周旋。然後知天之無所不受。自愚智巧拙淨穢喧寂俱在。而人乃執之爲人。而與天判體。卽上智大賢不免也。學士先生子所服習而敬事之者。無如劉幼安先生十五年以前讀書靈鷲山。與先生乍晤。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八

之僧舍時。先生學行才名滿天下。而氣意堅挺中虛。而表直微言細動。毫不萎而徇。諸人固知先生之學有所本始。而恨服習之不盡已。而折腰鍾陵去。先生玄閣僅一舍。凡不佞所治鍾陵多過少。瑜先生無不燭數。先生家居所爲味道守貞孝事太夫人嚴一介。洞千古權輿人倫消息。益虛乎天下之事。屹然畫然。嶽立而不可動。予亦具聞之間。嘗期晤之林間竹下。微言纖詞。移日不勌。然後知先生之學卽天以植人。立乎性而統乎一。未嘗黜才智與學而非挾以踞物。

之上者比也先生所居所接無一不以道引人頃爲南大司成秉鐸貞範以陶冶天下傑秀之士士無不瞿然顧化而介乎其有立醇凝而精應庶幾乎孔孟所謂不動不惑之域而先生之學未厭其所謂調御一世經綸宇宙之手當不止于表俗造士之一班久之使我忘其伎倆而天下之人無聲色崖略之可指性之與命合而人之與天徒無疑也蓋不佞有淺露之病先生每規之媿不能奉教周旋而先生已行年五十矣遽子之知非不足爲先生誦抑亦以知命之

說奉証先生而先生自察乎人與天之間其離合醇疵當何如孟子直養浩然之功行與顏子虛無末由之嘆所徵有別而不可言者幸有以指授我可也

中丞金公七十壽序

典論有言日月運于上體貌衰于下斯亦志士之大痛而嗣宗詠懷詩亦有人非王子晉焉得常美好之嘆然則美好者精氣之符也而日月者體貌之藉也

有所痛于彼乃始有所託於此于是以長算延其短馭游心太上顧慮功言以自寄于不朽之業山林邊

榮之士熊鳥視息金石形軀豈不詭辭於神僊而宇宙之間漠漠無聲卽年亦烏能爲有二者不可得而兼也兼之誠難吾鄉中丞省吾金公詎非稟異數而擅全昌者虜公天才宏敏起家名進士權稅荆湘以清白特聞歷藩臬貴筑豫章閩粵之墟數有宏施于楚而乃秉中丞節撫有八閩予自通籍獲交于楚之名材鉅公大半屬公所鱸斲之士稱公文學至軼昌黎氏而上其德澤所植蔭於楚者甚厚間亦逢客從閩來者具言公賑災傷撫流移簡兵餉戢礦稅固海防爲全閩保障前此爲閩撫者功無能踰公則公之所爲勒功言託不朽者固已綿綿乎有長算矣海內方瞻注公入登三事爲國家仔肩樹鴻烈無窮而公之歸來乎西湖瀟如也公素沈湛于道術所與故從游諸生日霏霏高性天之譚尤內扁于坎離玄牝之祕而于閭里利病賓朋觴咏未嘗遑而不問公今行年七十矣顏如凝脂口如縣河步履如飛鬚眉風舉飄飄然疑于神僊嘗從公書院論及子淵卓爾服膺之旨公咲謂予茲言妙哉卓爾是實有物可服而守

之彼浮游者自失耳然則繇前觀之公固以糝糠樹
不朽託身宇宙而無伊鬱乎志士之所痛繇後觀之
公道氣足以腴骨精華足以剪榮而不爲山林稿寂
人又無子晉美好之羨卽公之妙非予淺闇所得而
窺其在人間世爲百年以上人稱吾里之香山洛英
可券而符也公之孫某爲余門人羅玄父倩玄父靜
深體道者知於公必有合而徵予文爲公稱觴予非
知道者謬附于知公而已遂不避蕪語以授副墨

壽衡洲張公六袞序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一

予落拓于素臣之業雅不諧里人聞張氏有衡洲公
賢長者而未習其人心搖搖趨之已爲長女擇宐館
者而客復過予亟稱衡洲張公賢且材其長公子懋
官曰是童年負奇者兒宐館也則私與客約旦日過
張塾眎此兒誠門下勿通公旦日趣客至遂與其長
公子會楚楚玉立間引易書義舉其凡相晰應聲而
出琅然恭嗣茂遠之韻也遂語客爲我報張公曰佳
卽謬而託葭莩之好于公因得數習公公恂恂淵停
似不勝衣帶者辭旨清儉又似不能緩其頰與深坐

乃穆然風舉蓋習而知其爲朴茂長者也公故嘗爲州守婁東婁東隸吳金閭郡吳人驕汰婁東又際海陸繡錯之交士大夫自琅琊王倡風雅才者蔚起而亦無少貸于月旦然予每過婁東王氏兄弟輩殷殷向余言自予遞眎吾州牧伯凡幾亾若公郡張衡洲先生者其人如水而陶然飲人者盡醇也乃公不恣蘇白烟霞之嗜徼惠處士慨然謝婁東歸歸而闔門遣俗客勿與通時時啓一徑從二三知己泛青雀舫引觴賦詩觴不欲沉謂沉令人狂詩不欲出唐以後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二

語憂憂乎將侵牟大曆而上者而又弗馳名高閒則檢古醫卜方家之書間引膝下兒輒然撫之曰是足老矣竊思之江以南非無負雋之士白晉六藉而或不得出綰一州郡出矣或碌碌無可舉即可舉或飴視五斗去腰間綬若曳未必能寢泉石間處也處亦未必且觴且詠而無遼慮于其子弟之佳惡乃今並集之公公衍衍飲醇于出處之間而且充然有餘潤于其後也則昔人所豔九州伯五湖長公不難得之身而王謝之彥公不難得之子弟公之引日將月詎

可量哉公頃僅六十春秋貌澤而童子後公生二十餘年而家大人鶴洲公且望耄天幸無恙因舉千秋觴與公約異日者請得引狄公事附洛社之末公母予拒而復挈一卮授其長公子曰勉之爲大人壽母令裴叔道損璧潤之稱作後世咲端也

楊先生雙壽榮封序

蘇門先生負海內名宏覽博物落筆妙天下獨遭回子一第而以鄉貢明庭居常不自快而有子仲堅成進士爲安福令三年績成天子推所自出封如其官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三

親朋將筐文繡壺酒漿爲賀先生愀然曰焉有丈夫負七尺讀天下書而以其子貴重者乎門人黃某踞而前曰不然龍躍蠖屈物之情也此絀彼信數之恒也且先生以仲堅奮跡當世爲仲堅能耶夫河泉有源山木有根太丘稱重羔鴈成行太傅累功芝蘭森秀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出處父子也仲堅文而挹先生之餘藻仲堅廉而挹先生之餘清仲堅愷悌父母而挹先生之餘潤仲堅且大有榮施於世而先生與之施無窮且先生不嘗自言

乎試取萬戶侯縮金印如斗而易左馬班揚之業壯夫不爲然則先生之自處厚矣先生以名山自予而以經世之事予仲堅仲堅自予經世而深根濬源於先生則豈必變龍自己出而丘壑非名高哉且天下有有名而亾年有年而亾名者先生兼之而師母陳夫人又偕而壽偕而被 天子簪笏佩霞之賜此天所以祐先生而申之錫也且水部在前安福在後而先生以其間飲酒賦詩以老則孰與愉快先生者乎九月旣望天子下封章于其門小子某於是書所欲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四

言爲先生頌以紓孝子顯揚之懷以對揚朝廷之寵光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元配蕭夫人七袞雙壽序
聞之穆叔品不朽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此三立者分擅之俱足以享大年耀千秋然而一函三稱太上者獨歸之德何也蓋德者神明之妙而靈通之府也其勲庸謂之功其英華謂之言德有至不至爲功爲言各從所近以立未得與于兼三之位亾論往古三代而下若有道師表人倫名冠當世而不必功汾

陽位極人臣功蓋天下而不必言宋之韓范功勝言而歐蘇言勝功太上之域苞孕三立即賢者若斯之難也汝亨不佞觀于吾師大司馬青螺郭公其近之公起家名進士授建寧李歷潮守督蜀學政洊歷浙藩晉臬楚閩左右轄所至有利澤于士民甚厚播首作難西南大震動天子特起公田間督黔中軍事播平郡縣其土宇諸苗以次定又抗疏爲黔却稅璫黔人歌舞于道上嘉乃績晉公大司馬蔭子孫世世金吾勿絕斯之謂功公名山之藏甚富宦轍所至

浙閩晉楚蜀俱屬草成編著作之盛卽兪州太函無以加尚斯之謂言而公所以功與言人莫窺也公于書無所不宏覽海內道術智略之人無所不投契而獨以靜夜當師友方寸函宇宙故靈心傑氣相配而出功則功言則言進而爲天子撫黔晉靖疆場退而奉耄耄之太翁于子舍甘其食綵其服婆娑膝前者若而年忠臣所致于君孝子所致于親文人功人所欲全得之而不能必公俱身受焉斯豈非德立之盛而太上之符與且非獨公能也公元配蕭夫人性

慧靜貞順所以體公意孝養太翁自公爲寒士歷大
司馬貴倨一日也詎惟治臬麻酒漿及他宦遊相周
旋播之役夫人亦必請從公秉燭視事徹曙不就寢
夫人必以身爲衛暇則端坐持禪誦且曰婦人不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願以慧力左右夫子臣道也妻
道也公四丈夫子長君舉孝廉仲叔季俱有駿才未
售公一迪以家學而延明師哲友佐義方所不及夫
人任之精持五戒戒子婦毋殺生皈依清淨之業蓋
脩持以爲身綱常以爲家國幾與公動靜心氣之間

相參證然則公所以善出處致忠孝談笑成功揮灑
成文擅不朽以立于兼三之位豈偶然哉公今年冬
七十春秋夫人亦七十設帨之辰而公之道力精神
政未艾又值上萬曆大衍維祺之歲天下之名碩
元老寥寥如辰星不久當即還公于朝以大司馬

晉冢宰秉國鈞躋一世仁壽公庶幾若召公畢公皞
皞國老弼亮文武成康之業公所爲樹不朽而兼三
立流景曜于千秋者且不啻升恒也而夫人所爲珈
璵象服之貴與公白首案眉相鮮映汝亨不佞徼天

幸無恙願稱老門人從諸公子後起爲壽歌武公抑
之詩以進公而詠采蘋采芣之章以歸夫人于以代
岡陵之頌而侈古今盛事焉可乎

太僕韓公偕沈淑人八十壽序

今上御極三十八年吾友韓求仲氏以貢舉第一人
陛見上嘉其對晉賜及第是時求仲尊人太僕先
生春秋七十有五而沈淑人亦康寧偕老一旦視其
子起書生登館閣之選名動天下賀者曰先生休哉
旣於五福略備矣而卿尹以爲爵求仲以爲子五福

富林集

卷之五

二十七

之外衡加以兩一時朝紳國老下及巖穴耆艾之士
無不望見先生如神僊中人也越五年而先生與淑
人俱八十新安汪子某某與求仲最暱且久以求仲
夙有交於予乞鄙文爲壽予曰子知韓先生之克有
求仲者乎汪子曰生也晚不盡知也抑聞之福生有
基禍生有胎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昔梁統爲東漢名
臣獨以增重法律一語天報之尤慘先生歷官三十
年未嘗杖下斃人佯令寧德而申免陷海糧二千石
備兵府江而關山通道四百里隄防江漢而捕釋掠

賣子女數百口吾又聞之活千人子孫有封先生之德如是其以此哉予曰唯唯否否先生自言給事刑垣時未嘗輕言一事輕論一人寧以不稱職外轉果若所云自霆擊風發者觀之幾失諫諍體不知翹君以沽名誥人以賣直錚錚皎皎以相角勝如一闕之市固君子所甚惡而道家所深忌先生知白守黑無近名譽寶善嗇用同符黃老沃本而深源慶餘而流遠固空永錫難老既備五福而衡加求仲以爲之子也然求仲挺才績學遭逢聖明簡拔之奇出自天眷

卒不免垂翼以歸論者疑求仲之心必有鬱然不樂者乎予竊以爲不然求仲兩尊人年已八十矣縱使廷臣推轂甚力 天子津津鄉用披心而前膝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吾意爲求仲者懷我二人亦必抗表陳情或自効歸養其不以槐棘之榮易桑榆之暮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功名出處之際多不可以肩睫致論昔解公縉以抗直坐深文罪不測 高皇帝召對便殿慰而遣之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帶來庭後卒叅贊機務內閣之名自此始今 天子雖放

免求仲安知非卽 高皇之所以教解公者乎天下
之書無盡卽聰明問學之人亦未必盡讀也今海內
實多事國家安危之計搖搖未定求仲年尚壯靜貯
而厚發又安知不有伊呂之略出解公上者乎雖然
人情每不自足既見其子登玉堂旋欲其子登黃閣
作黑頭宰輔則二老人之私容有或然者求仲其以
我言進使先生顧瞻八十年之內優優百祿亦可謂
極備靡闕而茲復邀恩君上暫免朝參以曲盡天倫
之樂今日移忠而孝他日移孝而忠大知勝小知大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九

光祿少卿劉抑之兄七十壽序

蓋天下人之老壽人同而老壽所以因不同有因于
降命者生以前者也有因于吉祥善事而延年益算
者生以後者也而又有神仙家導引吐納以期長生
則其術也予以爲有生俱來而無遯其先與生俱習
而無逆其後則莫踰于人之性行夫性感於物而有
濃淡行出乎性而有妄真濃則多欲而焚和妄則多

智而雕樸惟淡故恬惟真故常天地之道人之道也
嘗以是觀之世人而獨有契乎吾兄劉抑之余兄事
抑之四十年餘矣自抑之爲諸生時余挹之於聖水
松月之下曠懷道氣超如也亾何抑之登賢書已成
進士官吉安理已擢工曹轉儀曹郎已拜光祿寺少
卿未幾賦遂初歸至於今所經歲月不爲不久中所
歷得失悲愉不知凡幾彼其行固然而聽自至處而
談道授書出而顯各立業不邀其來不畱其往得不
以欣喜失不以愠戚悲不以隕志愉不以溢分其瀟

然泊然之致猶之乎諸生時也此非所謂淡者與凡
人境遷則情遷情遷則性遷性遷則行遷而抑之於
兩尊人篤孝於伯兄篤友推而之親戚朋友敦好篤
誼無初終一也入政三十年赤心白意以奉公上爲
司理衷於法爲儀曹秉于禮爲清卿正已而勤所事
凝然卓然以獨行其所欲爲無攀附亦無崖異不飾
善亦不掩過與物偕處不可得而親踈非所謂真者
歟真故常淡故恬抑之有之而不見夫山乎凝然而
峙而風霜寒暑不能爲之剝真也不見夫水乎凜然

而流而辛鹹甘苦諸味不能爲之汨澹也常流常時
無旦暮無今古而並存于天地之間又奚論夫生之
先與後而生生者之何述乎哉故曰澹漠者性之淵
也真常者德之宅也天地之道人之道也而何疑于
抑之乎抑之頃過予較之十年以前神愈王色愈澤
吾輩嘗慮其舉子艱今年七十矣且前生辰而得
之計已虎子跳而麟趾振抑之千秋固已裕矣卽自
九列而躋公輔無加也余故舉以頌抑之挹東海而
進大斗願抑之飲滿且願抑之長有百歲攜我于吳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越林泉之間以無忘聖水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敦臨蔡封翁

七十壽序

昔王介甫送胡叔才歸銅陵圖所以壽其父母其言
曰祿與位庸者待爲榮也賢者道彌于中而襮之以
藝雖無祿位其父母亦喜無量予嘗疑之祿與位聖
人之所貴叔才以進士試有司不得志而歸介甫特
高其論以紓解其親不得不云爾有如湖中襮外矣
復邀大官之粢與大常之勳以介其肩壽父母之喜

又空何如也吾同年蔡伯達司馬始其人歎伯達稟
氣清上當官廉潔有大略不與末俗同趣舍嘗爲蒲
令以循良著聲又移爲香山令威名清節服其夷鬼
民男女沒夷中爲奴者前後數萬賴伯達以出舉一
隅真可謂弼中而褫外者矣雖祿與位未甚高而中
朝亦漸知伯達侵尋有公卿之望今年秋拜天子
恩澤其尊人敦臨先生封武庫郎如其官適當先生
七袞春秋而伯達乞假歸賀嗟乎伯達之所以榮其
親者比叔才爲全矣此二三兄弟屬予文以善頌先
生而非徒脩七十之故事也先生生平以孝友聞又
慷慨任事卽貧好施予其攻苦好學老而彌篤博覽
群書爲稅文有先正典刑里中學者誦法之而艱有
司一遇古人服官政之日始遊鄉校亦旣高揖博士
謝去爲閒人而朱紱紫綬忽自天來卒慰其志夫世
固有束髮爲諸生讀書脩行篤老而不沾一命視先
生又何如也然伯達出過庭餘論遂以奮揚王庭而
先生窮年屹屹終不合有司之程度何歎豈造物者
嗇之於少壯特欲豐其暮老歟伯達道愈高祿與位

將日躋其昆四人亦皆經明才茂非家食之器先生
第咏歌彈琴與故舊飲酒爲笑樂以靜享無窮之恩
澤今日之觴每十年而一進爲鄉祭酒爲國老受執
爵乞言之典正未有艾也昔吳隱之刺廣州正伯達
割雞之地飲水賦詩投香亭外與伯達手載相望然
隱之少孤天倫之樂有不可同日語者今先生旣積
有福德而香山男女無不祝伯達以頌禱先生詩曰
豈弟君子胡不百年某所以壽先生者與介甫異矣
二三兄弟以爲然遂書以侑千秋之觴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三

武陵楊翁七十壽序

今世人有三患少壯時患不富貴富貴矣患不老壽
又患無賢子孫繩繩奕奕以貽無窮此三者憧憧日
夜內滑和外受侵於物一不得則邑鬱不自愉快卽
得之而日月所煎鑠不足以償其失之十一雖有老
壽之年不爲我適以予觀武陵楊翁可亭先生有三
樂無三患富貴其所自有而子若孫若樹之自玉種
之自龍不知老之至而優游年壽若子之以爲適者
乎翁之子爲侍御史修齡孫爲國子博士文弱子向

未之見也而先獲見翁於西湖兩山間翁豐頤駘背
眉目踈秀舉趾甚重而登眺如健鶴步履若翔其精
氣能讀古人書博學方聞當貢於天子拜博士官
而以子孫才且貴去之如脫敝衣乃品藻風雅若匣
鏡之瀉照遇才子子弟能文者若獲球琳琅玕玩賞不
倦得山水佳處卽危巖幽壑陰雨昏暮探歷必至與
韻士嘯歌酬和無虛夕子固知先生之飲和養恬具
壽者相矣已而見其孫文弱擁書談道登高賦詩振
鐸吾郡諸弟子尊師之其蘊藉淹雅居然翁也已而

侍御公持繡斧來按吾浙予恨官白下未獲把臂然
而知公所激揚諸吏士濁清之流興除齟政利益諸
商民而以餘閒涉巖壑訪逸民蒐千古之祕其蘊藉
淹雅居然翁也侍御公於余形踈氣親先後貽書十
餘通其意念未嘗不在匡主救世而寤寐輾轉未嘗
不在天下之豪傑俊人而文弱絀之將益致其能弘
其道則翁之未竟之業未甞之懷子若孫若躡秦岱
而注溟渤所式穀無非翁者而翁不與也彼之三患
不遣而自消此之三樂不招而自集然則年壽者天

確言

蓋子之以適翁而翁不待之以為適莊生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觀於翁安得以為沈洋無當之談而於彭聃松喬較修短也哉予嘗論漢晉以來公卿世家萬石有醇謹而無文采王謝饒文采而宕禮法聞翁之父子祖孫間行嚴於朝典而嘻咲酣暢和以天倪則天為徒者也天為徒者世數所不能量榮衰所不能閔翁之為百歲以上人又何疑乎秋八月翁七十縣弧之辰侍御公以繡衣為萊舞文弱行且翩翩乎歸而奉觴矣汝亨即老郎吏不能過從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五

趙翁八十壽序

語有之藩籬之鸚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尺澤之鯢豈能與量江海之大誠哉是言古之人中有所負非進而獵華寵則退而扣寂寞故儒以詩書起家介士奮於韜鈴俱欲附雲龍之會流竹帛之聲不則稿項黃面遯形丘澤自蠖伏而已然而經營方內者不見外

洗洋方外者不見內兩者皆譏乃若側身而徼榮榮
不得而色沮抗志以企高高不至而神喪又爲兩人
者所揶揄也悲夫豹傷外毅傷內兩忘而化其人有
幾世倘有其人乎則千秋百歲何疑乎吾聞之甬東
趙太公殊庭先生先生公卿子垂髫學爲儒伊吾牖
下非其好也出遊輦轂下除司隸員無從自豎見而
以註誤謫上郡徼馳驅燧燧之間學劒學騎射弢略
亦無從自豎見會赦還歷雲中上谷遼陽邊塞外其
將帥舉鹿鹿保妻子者流不足與共功名亦復無從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六

自豎見於是歌行路而吟遠遊周環乎河洛秦晉梁
齊燕趙之墟登名勝之區託煙霞之好而自以爲亾
歸也則爲之習玄牝家爲之入禪寂門又若恍惚焉
而亾窮而乃喟然嘆昨者之非也嗟乎傷於外者反
其家涉滄茫者自喟而返儻余所謂豹傷外毅傷內
世人之所患先生一洗而空之若棄敝屣遺唾餘無
所可用兩忘而化非其人與先生行年七十矣居嘗
自言吾第就巖壑止閒曠去智去故無親無踈敬之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夏黃公賀

季真吾之友也玄而無功禪而無苦儒服而無禮法
信若此先生非古所稱散聖逸民者之徒歟試與之
料天地之高量江海之大豈區區流俗之人所能同
區域而齊年算哉千秋百歲先生之所自有而不自
計者也某等爲令子當世友先生且孩視之而以庖
言謏說爲先生壽先生得無以爲尺澤之鯢籓籬之
鷄也乎一映置焉可也

楊叅軍六十序

律初今名弘備

慈水劉儀部抑之嗜文精人倫鑒其司理吉安時分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七

校江以右鄉才雋而從予亟稱其所薦士趙君輩尤
雅珍律初楊君子恨未逢其人已而上公車長安間
把臂諸君則律初時過從律初以余爲儀部執友在
班坐相盤辟惟謹其文則沉心賦理趨舉之格也其
氣毅而勁言論動佯必準式古人而若不以聲華軒
冕高也策蹇躡屣蕭然長安卽紉而去金門玉墀不
屑也則余益心器律初而嘆儀部不失舉以爲交律
初晚則又私恠律初以彼脩辭樹惇而高其氣則胡
所自穀會余徼天緣折腰南昌郡令鍾陵復得時時

過南昌與諸君握麈尾杯酒相鄉坐論文道往昔加
于居長安時而因得訊律初有尊人文躍先生棄叅
軍歸田間文躍行年六十矣趙君輩所高先生生平
不去口予爲輾然問趙君曰固也則何狀趙君輩具
言文躍才故穎氣骯髒不屑爲小謹亦不耐操不律
作儒生啞吾聲則徙而爲掾史謁選得陝之臨洮河
州衛叅軍衛數苦虜寧夏莊浪間虜數闖入爲寇備
兵使者北地暴公材楊叅軍一以屬之文躍爲振袂
起列屯眎餉上便宜十餘事擬于趙營平俱報可而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八

會縣令遷去則復借文躍攝篆凡一年而事治橐可
噤噤覆也則又稱叅軍廉卽儒生不啻及得代歸虜
復大入寇河州幾沒百姓皇皇走死地如鳥獸散文
躍奮不顧爲諸將冒矢石親督行間可十日夜不休
虜竟不得飽逸去是時律初甫十歲穎見婆娑膝下
而文躍乃喟然嘆曰有兒矣人生何必定遠棲一官
樹功名萬里外皓白鬚眉爲力請于暴公歸于是乎
日督律初下帷發憤爲文辭家徒四壁立勿問律初
文日精有雋聲丁酉之役于是乎登鄉書稱劉儀部

門人而文躍還相戒曰而勿豪舉爲也而無忌而父
河州之矢石而無忌而父之垂官橐歸而無忌而父
之負骹髀骨而侈靡其氣律初唯唯曰兒亦不忌其
初予于是盡得楊叅軍之爲人而因以得律初夫叅
軍才而不以文顯也其冒矢石圖上方略之不盡功
名也壯而從戎未老而解組蕭然四壁以自傲睨而
不少挫其生平也一以啓律初而大其世夫如律初
之文學而勵節砥行奮身功名寧有量乎則諸君所
以壽叅軍者又寧有量哉夫綺季夏黃諸公鬚眉衣
冠有千秋名不聞其子姓何若班氏書紀于公爲小
吏多陰德高其門後人乃以廷尉著拜丞相封侯繇
斯以言于其身于其子孫其小年大年如何也趙君
某某輩乃相顧引觴曰藉子之片言以爲千秋而爲
叅軍壽且以聞于吾師儀部抑之先生

壽西川胡翁九十序

吾友胡玉呂貌古而氣沉其於文有奇骨遠心灑然
自得於言表而不爲世俗排偶綺靡之習其爲諸生
名日高遇日益蹇忽浮忽沈而玉呂所自得不爲人

所浮沈其好爲澹愉簡宥日益甚我輩爲玉呂騷屑
不平以爲世之小才浮豔鵲起甕牖者無算而天獨
絀玉呂乃玉呂之傲睨而不屑者自若居嘗怪玉呂
所不受絀于世而灑然自得者非偶蓋必有所自授
予與玉呂交幾廿年餘氣親而跡踈亦不能盡得其
所以晚而知玉呂之適得之西川先生者深蓋世之
畸人而先生之肖子也先生業儒而儒行於博士家
多所著述而不嘒嘒然以鳴於人性孝友尤加意於
孤兒寡婦而不以見德終其身巖棲藿食不能有求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

於人門生故人欲以濕沫相响濡者皆所過而弗問
而人亦能忘之然則先生蓋古之博聞篤行商歌清
嘯之士玉呂所灑然自得浮沈於人而不爲人浮沈
其澹宥不屑之韻得之先生庭闈間者固深也予嘗
怪古之才人智士不勝困躓而亂心於功名非必其
身之急或亦不能不爲其親屈而古之賢者如靖節
之高逸梁公之勳名不能必諸其後之人乃先生博
負而玉呂奇服先生篤行無求而玉呂亦能灑然澹
愉於世俗浮湛之外玉呂遇則爲茂先之豐城良樂

之冀野陸離斗牛而蹠蹠千里卽不遇而其家庭父
子絃詩誦書飫黎藿而友古人世有三公萬石亦不
樂遽與之易固知先生於玉呂遇亦適不遇亦適不
必擊鐘鼎食以爲華安車蒲輪以爲榮其享有百年
弟太公而兄彭聃無疑也予與玉呂隔歲不相見頃
乃會之京師京師去越四千里外先生于九月四之
日九十春秋矣而玉呂能去之游以所束鋪之入貽
養先生其亦快然信先生之健七箸以婆娑几杖而
懼固不勝其喜夫玉呂所歸而壽先生與先生所適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一

於玉呂世俗人不解也予故妄言之以爲先生壽

爲雲海馬翁預壽八十序

雲海馬翁少而受書于予父鶴洲先生旣而以醫顯
習仲景東垣之術能起人死而以其精自衛與方外
玄子道流相往還行年七十有六矣予邈自有知而
翁弟畜予幾四十年自弱冠把弄柔翰客游四方爲
予兩尊人周旋幾三十年予顛毛亦種種矣自諸生
起家鍾陵至于今逆而邇生平親朋之契其前翁而
老後翁而壯及與翁鴈行齊齒者榮華彫落與滄桑

俱變者不知凡幾人其能駐金石侶喬松有美好而無老醜者幾人而鏗鏘哉猶是翁也而目炯然而聽瑩然而聲琅琅然醉後耳熱仰天嘯歌奏滄浪之曲詠行樂之詞卽少年豪有致者舌舉不下而翁朗暢自若也其醫理方術老而稱精吳越人有叩卽應有應卽妙而無以爲家卽大佛瑪瑙山而居出則湖畔入卽僧寮婆娑林泉者已廿餘年而翁固未艾也叩所爲玄同丹秘之傳翁咲不荅然四時之序陰陽水火之患豪傑不免而翁胡以臻斯神理耶蓋翁無子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二

而謝去其家於人間世之福不盡用而歛以自潤以藥餌爲長生以泉石爲道侶以活人利物爲功行以朝歌夕嘯爲大年翁之去耄耋無幾時其矯矯乎爲百年之人無疑也翁於辛丑爲七十春秋索予文予勞苦鍾陵未有以應頃釋肩小儀歸里中而翁以予爲逋人且許之百年爲文而翁咲以爲賒舉其近而可前爲壽者八十之期也憶翁送予從公車北征至今凡三過京口精氣不少衰減它日子從京師歸卽以百歲之章償翁翁抑何能不以所爲玄同丹秘者

償我耶。翁頷之。遂令副墨之子書此言投之青囊。

元敬胡翁六十壽序

布衣處士之行。甘一節。豎一奇。沈冥山澤。豪舉閭巷。而希千秋名。抑或羨永生。耽黃白。玄牝之術。究之亦不過如世壽量算而止。未見招喬松而下。羨門何故。其人好名。卽銷于名。企壽卽銷于壽。靜本不立。道行踈漏。未脩人理。而冀天年不可得。而幾也。以予所服習。胡元敬先生其靜醇。有道人。人與予旣交。先生之子休仲有年。家倩張生懋官。又北面休仲。而詳其行。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三

事先生條達冲穆。在市不喧。其天性也。願備有至行。甚難。世有愛其母不如它人者矣。先生之母鄰母丁孺人。終其生。色養不勌。令母忘非其子也。又營丁塚之未鬣者。四一難。凶年饑歲。甑塵壘恥。先生傲然無求于人。徼於陵匍匐之色。二難。俗人貧必驅而賈。賈必廢書。先生以丁母命。從而賈。卽賈人乎。絃誦吟嘯之聲不絕。三難。年三十餘。卽亾其元配。閔然孤坐。無孿童幼女之好。四難。已緩急生。成人若里中某某矣。無田。仲朱家俠烈之氣。深深如處女。五難。里中人敬

畏胡先生比于畏王君見短而先生尋常夷猶不處
谿刻六難爲中丞公弟不避也而屏其貴稱許敬庵
先生門人多所商確而不澆澆堅白異同也七難俗
人子不識丁而望榮名子才有名可立致青雲卽汲
汲焉如農之望歲先生于其子休仲獨淡然如子之
非休仲也者八難人皆弱于病而先生強于病行藥
名山采真道侶登臨泛眺彌月忘歸九難夫此九難
非俗之所難而志士才人之所難也醇而不澆靜而
寡嗜緣日用之經脩人倫之樂有所受而無所銷豈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四

非儒者所稱篤行有道術脩乎人而凝其天者乎脩
則無壞凝則有常六十猶始孩也哉嵇康言神仙稟
異氣不事學習任天而不任人抑薰習而有望心焉
讀摩詰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之句愴然悲之又
况乎以無盡殉有盡勞生馬牛耗精蕉鹿者乎烏可
與先生同日語也張倩以爲然誦是語也從我酌大
斗侑先生之千秋

壽鶴亭羅翁七十序

鶴亭先生今年秋九月七十春秋矣居嘗善病坐不

離几行不離杖。食飲不離湯藥。諸丈夫子焦然有不寧之色。什一滋喜。十九滋懼。季子大儒從余遊。爲大儒友者。謀所以壽先生而無能解于其懼。維季子某亦欲得諸君壽庶幾一日之養而不能自解于懼。諸君前而啓予。奈何哉。則汝亨爲解曰。季子之不能自解于懼也。以情掩者也。二三子之爲季子分懼也。以形掩者也。抑知夫先生病病者之未病乎。先生有壽術。三吐內陰陽之術。不與焉。機事不搆。機心不作。廉取嗇予。游賈人而仁義存。宐壽一惟孝友于致柔。和

心大丘長者之風。作式閭里。宐壽一田荆在前。謝樹在後。森森郁郁。無憂于身。無憂于子孫。其寢不悶。其覺不驚。宐壽一且廣成子不言乎。母搖爾精。母勞爾形。此兩言者。生人不能惟老與病。天實佚之。能者養之以福。備純白抱精衛而佐之。以藥餌。于是乎耄耆期頤自枕上得之。此所謂病病者未病者也。二三子乃驩然雀躍而起曰。有是哉。先生之言也。向者觀季子之色。上懸層崖。下臨虞淵。今而後知羅翁之壽也。坐不離几。安于泰山。行不離杖。適于康莊。食飲不離

湯藥呼喬松而友軒黃然則先生之有大年也其猶扶桑之日也諸丈夫子獲先生言溢喜捐懼當不啻獲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于是乎割鮮治酒漿吹笙鼓簧進而稱千秋焉

祝翁七十壽序

吾里有繼山祝翁今仲冬廿有六日爲七十春秋而子華封者余門人也願爲其親壽而無以自致諸士紳爲祝生友及從之遊者相與起爲祝翁壽而無以致翁于是徵翁生平乞予言以爲信覽旣竟瞿然起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六

曰異哉天與善人何其厚而所以予翁又何其宛轉深穆而不可以肩睫見也夫天地大矣有生而食肉富貴優游歲年衍衍然樂者幾何人是天之所私也山澤之叟不涉朝市不營名利漠漠然以居者幾何人是天之所逸也而閭里間挾子母操三五熙熙攘攘而生者又幾何人亦天之所恒給也而翁俱不能得何也夫以翁之孝于親友伯兄義不負人慈不害物直不藏機械和不傷喜愠抱樸累善天卽挈富厚福澤而畀之亦不爲過而似若有所靳抑翁之有遺

筭歟則翁之自少而壯而老楮于山漁鹽于江湖旅于吳楚肆于廛市其於生產作業亦既殫矣而乃日徙日躋以就于挫而未也所遭島夷之寇虎口之危波濤之驚饑荒疾疫之苦與夫一切憂戚患難之事無所不備嘗卽至家徒四壁且灾於火幸逃烈焰而立瓦礫之場則幾無以自存矣而乃有子如華封者以攻苦誦讀薦賢書而漸起青雲之上翁于是稍稍伸眉戶牖之下而里之知祝翁者以爲有天然天之予翁抑何其宛轉深穆而不可以眉睫見也予竊以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七

爲天之所私者鄙也其所逸者稿也所恒給者庸庸也凡物之情不鬱不暢不困不亨不重有所窘則所享者爲無味而不可久不于其先于其後不于其身于其子古之賢豪自困厄而奮發者多矣豈惟翁而祝生方博文砥行旦日廷對于金門石渠之業不遠翁所爲鼎食之榮封君之奉以娛樂于千秋百歲者自在譬之耕而穫者良田也苦而甘者蔗境也天所以厚翁固非尋常負販之夫所規規而計也老氏不云乎禍兮福所倚易之有損益益虛而子輿氏亦云

生于憂患天道也則何疑于翁乎諸爲祝翁壽者聞而頷之曰善請書之升翁堂酌大斗以起爲翁壽以佐吾友萊舞之懽

汪長公孟樸六十壽序

吾友人汪長公孟樸有母方孺人以天啓元年八月高八十春秋不佞爲一再致祝辭孟樸以母在不稱老而其肌理瑩澤鬚眉秀朗奕奕人表望之以爲年僅強且艾已耳余與孟樸篤交好亦忘其年不知今三月九日爲六十縣弧之辰矣六十壽之常也是奚

寓林集

卷之五

四十八

足以重孟樸而孟樸所以重於世非其年之謂也夫長而無述四五十而無聞吾聖人所輕鄙令其人文質無底名行不稱於有道卽鶴髮鯢齒躋耄耄之期與櫟木塊石何異而吾以是知孟樸所以重於世者非年也孟樸內貞而外和篤人倫負義氣而條達于事理其尊人孝廉公蚤世益砥行而振其業事母夫人以善養志以甘溫養體依依然孺子戀也昆季四人居無異室室無異烟歡慶與共而不私名一錢輯睦其宗族而表正其閭里子弟輩彬彬奮起文學

而檢束于名義生平不妄交游而海內之雅流名士
卿大夫賢者樂與之披肝膽上下其論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而不侵爲然諾身不出巖穴而關當世之慮
能勞盡利害前事而中十之六七也然則如孟樸者
豈惟修古布衣處士之行敦倫範族有王彥方陳太
丘之風令如漢代應賢良茂材之徵其圖事籌策亦
必有所効於時卽以汪氏名族其挾貲而號素封儋
爵而顯仕版者不乏人恐亦未易加于孟樸之上就
孟樸之今日動可稱述而有聞于當世也審矣故曰

富水集

卷之五

四十一

孟樸之今日動可稱述而有聞于當世也審矣故曰
積而顯毋顯者不受人譽亦未甚也而樸對之北流
必休而憐然却暗則其功益越其楚費而蕭素桂節
直以風令城雋升顯寶其效林之益其圖事籌策亦
豈非勤甘而恭與也夫梓韓倫韓越亦至意衣刺太
前嬰畫陳善前事而中者也夫亦也然限城孟樸昔
人之樂而亦勤爲然諾身不出巖穴而關當世之慮
曠大夫贊澤樂與也其相識委其備矣夫孟樸樂
而勤束于名義生平不妄交游而海內之雅流名士

